

考场内外

兰庭的兰

时间回到几十年前的那个初夏,六月的某一天。

我们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清早从平利县魏汝区(今兴隆镇)中学出发,在老师的带领下快乐地走在去往清太(今属西河镇)田家湾的公路上。

阳光已有一丝火辣,路边的农田里玉米已齐人高,结出的玉米棒子正在吐着长长的粉红色或者金黄色嫩须,在阳光下泛着丝线般的光泽。豆角、黄瓜结在藤蔓上,路边的田地里,有人挖洋芋,有人栽秧,一路上风是甜的,云是白的,天是蓝的。

我们走过大垭子,路程完成三分之一。在这个岔路口,我们沿着左边的公路向着田家湾方向继续前进,走完余下三分之二的路途后,下午我们终于到达当天的目的地清太田家湾——我们那个田姓同学的家里。

我们此行可不是同学集体串门,而是赶赴平利县城参加中考。那时区上没有通班车,只能去几十公里以外女娲山上的周家垭搭车去县城。路途遥远,如果从学校一天走到女娲山,也不是不可能,但结果肯定是走得精疲力尽,个个昏昏欲睡,势必影响到考试。所以学校决定把这艰难的赶考路分为两天走。第一天,沿公路走到田家湾住下。那里靠近水泥厂,水泥厂旁边山上有一条上女娲山到周家垭的小路,虽然陡峭狭窄,但是个捷径,能避开九曲回肠的店子沟公路盘道,可以省去不少体力和时间,这就是第二天要走的路。

记得那一晚,我们一众学生在田家湾、在田姓同学家里得到了很好的照料。夜里大家都很激动,有对考试的担忧,又有一种莫名的兴奋,所以少有人睡,几乎都在等待着在凌晨再次出发。

当我们顶着月亮和星星再次启程时,身后的火把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,驱散了我们对于荒野深深的恐惧。我们低头爬山赶路,你拉我拽,个个气喘吁吁。当我们的双脚从林中拨出路上女娲山公路的那一刻,天亮了。

我一抬头,荣幸地观赏到了此生所见的最美朝阳——因为几十年后,我曾多次装模作样的凌晨四点起床,拿起相机去过一些地方等待观赏日出,竟没有一次如同那一个初夏的清晨,再有那样一次日出,好像专门为我而升起,它如红色丝绒般柔和、亲切又圆满,有着明亮又毫不刺眼的光芒。

我们在女娲山上走了一段马路后到达周家垭,等待了一些时间后爬上一辆解放大卡车,吹着清晨凉爽的山风,一路朝着县城奔去。林区山中树木高大茂密,公路盘道狭窄又曲折迂回,浓重的雾气笼罩山间的景象如课本上描述的大海。很多同学都是平生第一次坐车,害怕与好奇并存。车厢里的我们一边躲闪着树枝,一边紧紧抓着车厢挡板,身体随着车体左右剧烈晃动,一路颠簸,终于在中午到达平利饭店。吃过午饭,我们支撑着快

告别

王思源

记忆里我参加过两次葬礼，第一次在我五岁时，外公的父亲，我的太爷去世。印象里他是个沉默的老人，老人的眼睛是浑浊的，我总是看不清他的眼珠，而他望向我的时候又是清澈的，深深的眼眶里是满满的泪水。

他总是看着我笑，我很喜爱他。他的房间离外婆家很近，一张床、一台和他一样老的电视，床头是一个磨得已有包浆的木柜子。到外婆家我很爱去找他，他读不清我的名字，因而“源”就变成了“ruan”，我喜欢他这样叫我，厚重的、亲和的。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他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。

我依稀记得，他离开的时候躺在小床上很安静，小小的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，但我明白“睡觉”和“死亡”是有区别的，直到外公和弟兄们把他放进早就在堂屋准备好的长方形盒子里，我突然意识到盒子隔开了很多东西，是我无论怎么哭闹喊叫都唤不醒的东西。

我很努力地喊叫，我想，盒子里黑乎乎，没有一丝光亮，一个小小的瘦瘦的人要怎么度过接下来的日子？小孩只知道“死亡”等于“离别”，以后“再也见不了面”。

外婆的院子里搭起了红色的帐篷，摆了许多桌椅，亲人们披着白色的孝布，人们敲锣打鼓唱丧歌，我心里开始惧怕起来，忧伤的泪水溢满眼眶，却哭不出声，母亲把我紧紧搂在怀里。

我的家在秦岭深处的小山城，在还没有流行火葬的时候，人去世后大都是土葬。经常在早上天色尚未明朗的时候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混合着节奏简单而哀伤的打鼓敲锣声，把我从睡梦中惊醒，他们会抬着逝者的棺木围着县城走一圈，然后簇拥着爬到山上去下葬。太爷的安葬也是如此，只不过在乡下只需要从外婆家出发到山上，我们称之为“土坡”。

看着黄土没过棺木，亲人们带着没擦干的眼泪下山，我才明白日子还要继续。死亡或许很遥远，但又会给人近在咫尺的感觉。看了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后才懂得，原来真正的死亡是遗忘。

第二次参加葬礼时我已经二十岁了，从内心想要克服对葬礼和死亡的恐惧，当我参加姑奶奶的葬礼时，努力变得从容，跟着父亲的脚步一点一滴地学着待客礼仪，院子里到处都是忙碌的亲人，我抬头望向摆放在院子里的棺材时，内心依然一阵颤抖。

那个熟悉的人明明离我那么近，但却是无法逾越阴阳相隔的距离。我穿过热闹的院子，走向屋里。人们忙忙碌碌，里屋坐着一个孤独的人，他是我的爷爷，他安静地坐在姑奶奶生前坐过的椅子上，这个以前从容倔强、侃侃而谈的老人，如今变成了茫然无措、默默发呆的小孩，他被孤零零地留下来，成了他们那一辈最后一位老人。

父亲让我进去陪爷爷说说话，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，看着他忧伤的面容，我鼻子一酸，微风从窗台溜进来。

夏日的晚上凉风习习，亲人们排成长长的一队，点着手中的纸钱，给亡人引路，微风拂过火苗，带着思念和祝福飘向远方。

考场内外

要散架的身体去看了一下考场方向,然后三三两两结伴到平利照相馆拍照留念,好像少年的心中都生出一种即将天各一方的不舍。夜晚,我们住在旅馆临街的房间,路灯照得房里如同白昼,这让我为我的潘姓校友鸣不平——我们学校教室、宿舍都没有电灯,他每个夜晚都在厕所旁边的路灯下学习到深夜,如果把这些亮光都匀给他该有多好啊!

城里也有蚊子!旅馆房间嗡嗡飞舞的蚊子,陪着脑子嗡嗡作响的我熬到凌晨。后来,我听到“碗儿糕,碗儿糕”的叫卖声,闻到楼下饮食公司炸油条、炸油糕、做水煎包子的香味,这混合着诱人的糖油气息随着初夏夜的凉风阵阵涌动,让我更加难以入睡。我对这一夜记忆格外深刻,以至于后来的考试这一重要环节,反而记不清多少了。如今的记忆库里,只记得那年初夏我们走了长长的路,搭了一辆大卡车,进了一趟县城,顺便参加了一场考试。

那场考试,那一群少年里面有两人顺利考入中专——安康卫校和安康农校,小小年纪就手握一张工作入门券,他们不仅完美地踏出人生关键一步,也成为他们的家庭乃至我们那一届学生以及我们学校集体的骄傲。剩下的考生里,一部分进入县城高中,继续曲折漫长而又艰难的求学之旅;另一部分,则因为各种原因回到农村家庭。此后状况各异,人生就此分岔。

回想起来,我们在初中阶段,可能受大环境影响,大多时间并未有什么压力。那时我们地方交通不便,经济落后,信息闭塞,学生家中又多有兄弟姊妹,父母疲于生存抚养,能将子女送入中学已实属不易,确实也再无心力给予格外的关照。老师倒也诚恳地言传身教,但并不天天提醒成绩,强调前途命运,直到学校分来几个安大的年轻教师。

犹记安大化学系毕业的魏姓男老师,一腔热血,每逢上课,除开早早来到教室门口和我们一起高唱《北国之春》外,常常忧心忡忡地对我们说:“你们男娃子不好好学习,以后回家就只能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;你们女娃子不好好学习,以后回家就只能穿起围裙,在厨房烧火做饭。”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,可惜我们那时大多数学生都好像处于一种混混沌沌的状态,并未真正启智开蒙,这些通俗易懂的话语,只对极少数人起到了点化的作用,这的确是大家后来命运各异的伏笔。而从安大中文系毕业的胡老师,则开启了对我们语文基础知识和阅读、作文的扎实训练,我们大都从中受益匪浅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学校为了升学率,开始进行中考预选,后来相当一部分学生竟连中考的机会也失去了。

时间再回到十年前,我的女儿即将走入高考考场。考场离家不远,考前一天学校门前的街道就已安排禁止车辆通行,城里户外喧闹的各种活动禁止开展,工地必须停工,女儿同学中,

有众多父母已请假多日,专事子女考前生活照料与精神陪护,我想起自己的当年考试那些事,对比今朝感慨万千。所幸女儿考前与我约法三章:不送、不等、不接,我欣然同意。我也对自己说:不急、不问、不殷勤。故而我家一切生活照旧,她自己负责考试准备,我们负责正常生活工作。她高考成绩也恰如其分的对应了她的努力程度:既没有超常发挥的额外馈赠,也没有发挥失常的意外惩罚。

多年后,我回过头去看,我给孩子点赞,也给那时的自己点个赞,我们都还能拿一颗平常心对待一场正常的考试,还能有一个正常的心态准备坦然面对结果。

今日路过小城高考考点,见官方护考工作已经十分完备,民间志愿力量也在奉献爱心,全社会都在为考试让路,为考试护航。家长们的表现也是五花八门:有的坐在路边忐忑不安,有的考生母亲身着旗袍走走去走,有的手捧鲜花等待儿女出来拥抱献花,有的提别着饮料默默等待张望……我不知道,这来自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家庭浓重的爱与期待,对于子女来说,会不会变成沉重的负担啊?人生漫长又短暂,中考、高考、考研、读博、考公、选调……这些考试的确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,考生和家长早已汇入潮流,无力抵抗。

一路考来,烤焦了父母也烤焦了学生。它们从表面上看,拼的是分数,实际上考的是一个人的综合实力。跑错考场,考试迟到、忘带准考证、忘涂答题卡等各种考试意外,貌似偶然失误,实则暴露准备不足、心态不稳的短板;而那些发挥正常,能在考场稳定发挥的考生,不仅知识扎实,认真细致,更是胜在准备充分,心态沉稳。考试中虽然没有心理素质计分,但这份能力总是融入到考试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道题的解答,稳定的心理和严谨的习惯才是将知识转化为分数 的关键保障。

如今的中考、高考,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一考定终身的时代了。一代考生有一代考生的困境,但不变的是一层层的考试仍然是综合能力的检验场,是这个时代和社会对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。你的短板,你的优势,都可能成为时代对你进行筛选的一部分,这是考试教给我们更深的一课。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考生,更有可能走得更高更远,更有机会成长为担当时代重任的大才;而那些在人生看得见看不见的考场上历经磨砺的考生,也会在不同的赛道上绽放异彩。

如今走到人生中年,我反而时刻都在期盼,愿天下少年都拥有如风般自在的快乐,必要的严谨,适当的松弛,健康的身心,这是一生性情的基点,从父母家庭和社会给予的这样的少年时代出发,他们才有力量走向各自的人生长路,锤炼出应对挑战的沉稳,周全之态与担当之力。

母亲八十岁那年,我特意为她购置了两根手杖。

第一根是暗红钢制的伸缩杖。雕龙木柄下嵌套着两截钢管,五处弹簧按钮可调节长度,底端还套着防滑胶垫。这俨然是件精工细作的器物,可母亲总觉得端着架子,唯有春节走亲时才从门后请出它来,平日里倒像件供着的摆设。

后来,我去神农架旅行时觅得一根藤木手杖。天然弯曲的握柄还沾着山野气息,比钢杖轻盈自然,仿佛刚从林间折来。可它终究也倚在母亲卧室门框上,渐渐蒙了尘。

近些年,母亲腿脚愈发蹒跚,却仍固执地不用我备的手杖。竹竿、树枝都成了她的临时依仗,走到哪儿歇脚,便随手一搁,起身时往往就遗落了。于是家中角落落都散着形形色色的代杖:桌边的斑竹、床前的荆条、门口倚着的白杨枝……这些随手可得 的枯枝,被她拉着拉着便塞进灶膛,化作一缕炊烟。

上次归家,我发现母亲终于有了一条形影不离的“手杖”——若那能称作手杖的话。那不过是截指头粗的杂木棍,刚好一米长短。握柄处树皮早已磨尽,裸露出油润的木质,年深日久竟盘出琥珀色的包浆。许是嫌滑手,母亲又胡乱缠了几络褪色的红布条。余下的枝干仍覆着皴裂的树皮,分叉处潦草的刀痕像未愈的伤口,整根棍子歪扭得像个倔强的问号。

“该给母亲寻根正经手杖了。”我摩挲着那根随时可能折断的危杖暗忖。既要延续地随取随用的习惯,又须兼顾稳固安全,白蜡木与扎刺这类坚实木材突然跃入记忆——儿时放牧常见它们倔强地立在山崖,三十余年光阴荏苒,不知何处还能寻得。

攥着柴刀沿故道徐行,山风送来童年熟悉的气息。转过老柿树,竟撞见一丛白蜡沐光而立,当即砍下两根合用的。剥皮时总觉枝条单薄,复往深处探去。穿过一块麦地,水田边的杂木林里忽现几丛扎刺,棘刺在秋阳下闪着寒芒。

这浑身尖甲的恶木,却是农人最忠实的伙伴。寒露时节,家家屋檐下都悬着它的铁骨——尖刺串起柿饼薯干,任风霜雨雪也折不断分毫。此刻它张牙舞爪的棘刺,恰是最安心的守护。刀锋游走间,棘刺簌簌坠落。精选的枝干经布条细细缠裹,渐渐有了手杖的模样。当母亲握着这柄带刺的依靠缓缓起身,沟壑纵横的脸上绽开笑纹:“趁手,真趁手!”

我不知道,当我离家的日子,母亲拉着这根布满粗拙划痕的手杖时,是否能在木纹摩挲掌心时,寻得些许儿女缺席的慰藉。



星光

王典根

不知不觉,父亲的牛角烟斗已沉默七年,推窗望月时,总恍惚看见老核桃树下升腾的缕缕青烟,不仅没有消逝,反而越来越清晰。这位乡村老农用脊梁为两个儿子凿开命运的路,自己却永远停在山涧的寒夜里。

小时候生活条件极其艰苦,即便如此,父亲仍坚持让我们兄弟两人念书、当兵,没有上过学的父亲始终坚信,读书和当兵是改变农家子弟命运的好机会。

曾记父亲单衣赤脚蹲在灶台前,火光照亮他鬓角凝着的秋霜。当我和弟弟吃着酸菜啃着红薯时,他总攥着半块浆把馍隐入薄雾,后来才知晓,那些省下的白米细面全换成了我们的算木本。

父亲对我们关怀备至,他白天忙农活,夜晚做家务。那时,每年家里会喂养两三头牛、三四头猪、饲养几十只鸡,有的年份还喂养一些羊、兔,种植一些药材,用来换钱补贴家用。我读小学、初中时,每逢周六,父亲天不亮就下地干活,中午就在地里吃几口干粮,喝几口山泉充饥,也会让我和弟弟早早地上山放牛、打猪草、砍柴。

后山放牛羊的日子,父亲曾说过:“娃娃,别看羊啃草慢,它夜里反刍,你就晓得万事要细嚼慢咽。”他说这话时,指节粗大的手正给铡刀裹麻布,怕我们割伤。夏夜,总在牛粪烟熏的蚊帐里,听他哼汉剧,唱到“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”时突然噤声。

香港回归那年,父母实在拿不出钱供我上学,便送我去当兵。当年的绿皮火车带走我最后的少年模样,父亲在新庄乘降站的站台上,正当铜哨鸣响的瞬间,掏出珍藏的《新华字典》塞给我,残缺的书脊缠着麻线,转身时补了裤脚飘起,露出脚踝红肿的冻疮。

当兵期间,我忘不了父亲和家,每月都会把津贴寄给家里。我在乡镇工作期间,那本《新华字典》发挥了很大作用,我依靠它发表“豆腐块”稿件,从偏远乡镇调入市区工作。至今,我仍珍藏着那本《新华字典》和父亲的金玉良言。它们承载着珍贵的记忆,让我永远忘不了家人的无私支持。

父亲对我们的爱无言而深沉,他曾与病魔抗争着,癌细胞啃噬着他,他枯枝般的手指还在地上勾画梯田走向,叮嘱着他的田地边界。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靠着苦涩的止痛片,还在有气无力地向我们讲述着《二十四节气农事歌》,表达着对我和弟弟的关心和爱护。

今年清明节回老屋,看到木柜里整摞捆扎齐整的《解放军报》、往来的书信和获奖证书,家里窗台上罐头瓶插着干枯的二月兰,想起父亲说这野花生长在石缝里,折了根也能活。

虽然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遗产,但他的坚强、勤劳、节俭等品格,是留给我和弟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,像夜空中璀璨的星星,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。



小西门记事

张德森

们则是扫码、接单、运输。在小西门,市场的繁荣全靠家庭主妇们厨艺操练以及她们乐此不疲的购买力。

每天清晨,女人们梳洗完毕,便信心满满,挎着小竹篮,捏着精巧小包包,特意换掉高跟鞋。朝自己的男人喊一声:“走,小西门买菜去!”两人便一前一后向西门走去。其过程,从东头走到西头,又从西头走到东头。乍看,有点多此一举,浪费时间,其实不然。女人们把这一环节叫前期扫描,类似读文章,先粗读浏览,去伪存真选留精品,一旦看中,精准下手。只要价位得当,吩咐身边甩手掌柜的扫码付账。当然,夫妻一同采购,多是周六、星期天。

小西门最值得津津乐道的是小吃:小笼包子、豆腐脑儿、油炸饺子和咕蚪儿(汉阴小吃),尤其是咕蚪儿,那是西门一绝。我最喜欢的还是二面麻的炕炕馍和糍耙挑子现做的糍耙。梁家炕炕馍好吃不说,单是梁老头提着竹篮走街串巷卖馍的吆喝声,声调悠扬,韵味十足,那颤悠悠的声音能把一座城都喊响喊亮。这声音我是在二十年前听到的,至今那悠悠清亮的调子还在记忆的深处留存着。